

# 会『讲故事』的地图

【在人间】

□李曉

一张地图，从乡下老屋，到城里新房，么叔一直将它张贴在正屋的墙壁上。么叔每天起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地图前看看。那上面的河流、海洋、山峦、湖泊、铁路、森林，他都能够一一指认。

乡下老屋的老墙上，岁月在上面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沟壑，像极了么叔额上的皱纹。那张中国地图，端端正正贴在墙的正中央，成了老屋里最鲜亮而辽阔的风景。地图有点旧了，已卷边泛黄，像一片被岁月风干的叶子，唯有那些被么叔的手指反复摩挲过的地方——山西、内蒙古、青海、浙江、广东……油光锃亮，形成了一层独属于他的沉甸甸的包浆。

么叔站在地图前，伸出那生着厚茧的食指，指尖在空中微微停顿，然后，稳稳地落在一个叫做“河曲”的小圆点上。那根手指，挖过故乡水田里肥沃的泥，握过煤矿下坚硬的镐，也砌过城市高楼外墙的砖。此刻，它轻柔地划过地图上那道象征黄河的蓝色曲线，仿佛能听见壶口瀑布那打雷般的轰鸣，正顺着他的指纹，隐隐传来。

“我就喜欢看地图，我这一辈子，就是这地图上的一个人啊！”么叔的话语平实，却让我的心里漾起丝丝暖意。

么叔外出的行囊中，除了几件换洗衣物、一把老虎钳、几包常用药之外，还有一张小心折叠起来的中国地图复印件。他的足迹，就像一枚不甘沉寂的印章，带着泥土的气息，重重地盖在这片辽阔版图的许多角落。

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么叔曾帮人搭建过冬的羊圈。他说，那里的天，蓝得像倒扣过来的湖水，云彩低得仿佛跳起来就能掰扯下一块。夜里冷得刺骨，他们几个工友挤在简易的帐篷里，喝着老白干，身子暖了，心里想着老家屋里熊熊燃烧的炭火。

有一年中秋的月亮又大又圆，么叔和同乡的几个乡人坐在戈壁滩上，分食着家人寄来的月饼，没人舍得大口吃，只是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切成薄片。大家就那么仰着头，望着那轮异乡明月一言不发，直到露水打湿了衣

衫。“那月亮，真亮啊！”么叔说，“亮得让人睡不着。”

么叔56岁那年，当大多数同龄的乡人都在盘算着如何侍弄田地、含饴弄孙时，他却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瞠目的决定——他要学开吊车。工头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直摆手。么叔不吭声，只是每天收工后蹲在巨大的吊车旁，看着年轻的司机如何操作，看他们手里比划的姿势。么叔读过初中，买来图纸和工具书，就着工棚里昏暗的灯光，用那双认惯了庄稼和砖瓦的眼睛，去辨认那些复杂的符号和线路。几个月后，么叔经过培训，居然真的拿到了操作证。当么叔第一次独自操纵着那钢铁巨臂，将一捆钢筋稳稳吊上几十米的高空时，他感觉自己也仿佛离开了地面，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角，俯瞰着脚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那一刻，么叔或许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影子，他成了这城市大地上的一个观察者。

么叔的奔波辛劳，最终都化作那个沉甸甸的布口袋。当堂弟为城里新房的首付发愁时，有一天晚上，么叔和么婶突然出现在堂弟的出租屋里，布口袋往桌上一放，拉链拉开，里面是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拿去，就这些了。”么叔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寻常的事，那可是他20多年背井离乡，用汗水换来的。

后来，么叔用剩下的积蓄，将乡下的青瓦老屋进行了修缮，他特意买来一张更大的中国地图，端端正正贴在堂屋那刷得耀眼的白墙上。院子里码着金黄的稻草垛，空气里弥漫着新稻和泥土被阳光晒透后暖洋洋的醇香，么叔用柴火灶蒸了南瓜米饭，用屋檐下风干的萝卜条炖腊肉招待我。饭后，他拉着我，站在这张新地图前。

地图上，么叔用不同颜色的铅笔，细细勾画出了他打工的路线。从老家那个小小村落出发，一条粗重的线，如大地的蓬勃藤蔓伸向北方，在山西逗留，然后向西，直入青海、新疆，又折向内蒙古，再蜿蜒向东、向南，触及浙江、广东的海岸线……他用工整的字，在一些地名旁做了小小的注记：“此处人善，水果多。”“此处活辛苦，工钱高。”

那晚月光如水，么叔谈兴浓烈，向我打开他的大地地理志：“哎呀，你是没亲眼见过，壶口那黄河水，打雷一样的阵仗，那声音，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得挪位。”“在青岛海边，我和几个老乡，就那么傻傻地坐着。海水是咸的，风里也好像放了盐巴，我和赵老四他们从天黑坐到凌晨两点，谁也不说话，就听着海水发狂。”么叔望向窗外夜色，他的思绪已经抵达了曾走过的万里河山。那一刻，他脸上绽放出自豪的光，有一种穿越千山万水后的满满自得。他感慨说：“我这一辈子值了，挣的钱不多，但走的地方多，我晓得这个国家真是大啊，确实美，比电视里看到的还要美。”

村子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么叔家有一张会“讲故事”的地图。农闲时节，人们总爱聚到他的房子里，泡上粗茶，围站在地图前，听么叔这位“乡村地理老师”讲故事。么叔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讲述着地图上那些地名背后的风物、人情和他的打工故事。他讲河南的烩面碗有多大，讲浙江老板的精明能干，讲遇到的一位甘肃司机古道热肠，把他和乡人带到家里吃饭，还招待他们住了两天……那些遥远而抽象的地方，通过么叔的叙述，在村人们心里变得具体生动，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老家的山山岭岭中。

么叔75岁那年，堂弟几乎是以“绑架”的方式，把他和么婶带到了城里居住。进城后的么叔，就像一棵从乡土移栽到城里的老树，神情有些蔫蔫的。城里的生活，总让他觉得有些闷，从阳台望出去，还是阳台。幸好，还有地图，让他心里的世界变得辽阔而明亮。么叔常常背着手，在那张地图前一站就是大半天。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地，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从浩瀚苍穹着陆到内蒙古的草场上。正看电视直播的么叔，给我打来电话，激动不已地说：“侄儿啊，那个牧场我去过，我去过呀！”那一刻，么叔这个普通农民与一张地图，于日月星辰下，血脉相连。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有所思】

## 鹿鸣呦呦

□王力丽

越野车在非洲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缓慢行驶，突然，一群梅花鹿在车前蹦跳着穿过，我们惊呼着：“梅花鹿。”停车观看，那群鹿也驻足观望，短尾细腿，棕色皮毛上有白色斑点，温顺黑色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仿佛定格一般，它们像好奇的孩子，与我们相互打量，好久好久，直到我们开车离去。后来，马赛导游告诉我们，那些不是梅花鹿，是黠鹿，与梅花鹿很像。在非洲五霸横行的大草原，很为这些可爱灵巧的小动物担心，忽然就想到非常著名的一群鹿，《诗经·小雅·鹿鸣》中呦呦鸣叫的鹿群。

那是在一个晚春时节，天空湛蓝，春色满园，杂花生树，草长莺飞。一个雕栏玉砌，四面通透的六角凉亭坐落在如茵的碧草之上，凉亭檐角轻扬，似振翅欲飞的小鸟，四周古木参天、郁郁葱葱，不时，有小鹿引颈而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面对丰沛的食物，禁不住欢唱起来。绝对没有非洲草原黠鹿为生存的艰难奔波和躲避大型动物杀戮的心惊肉跳。

鹿自古以来被视为神灵之物，像传说中善良的九色鹿，鹿是神仙的伴侣，很多地方把鹿作为神圣的图腾，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鹿纹。鹿不仅是神圣吉祥的象征，也有着权力的寓意，比如“逐鹿天下”“鹿死谁手”。

有意思的是，我名字中的“丽”和鹿也有关系，繁体的丽是“麗”，就像鹿头上的漂亮犄角，所以，照着鹿的样子造出了表示美丽的字。死去的鹿也是好东西，《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麇》中说“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死鹿是求婚时男子献上的祭品，用白茅包裹，表示珍惜和尊重。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盛宴中的乐工奏起迎宾曲，宾主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鹿的出现一般是成群结队，就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寻找着同类。我好像看到孔明庙前那棵古老的柏树，虬枝峥嵘，高耸云端，“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那是刘备与孔明君臣遇合，君臣相

知、相济，共创大业的象征。

我正在游思梦想之际，一曲悠扬的古琴乐音似天籁之声响彻云间，乐工的轻挑漫剔，如行云流水婉转连绵。作为“八音之首”的古琴，是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与身。”古代文人高士总喜欢抚琴，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在陈蔡围困之际，还弦歌不辍，刘禹锡“调素琴，阅金经”，王维“弹琴复长啸”，陆游“林间独拥琴”，岳飞“欲将心事付瑶琴”，因为琴可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鼓琴奏乐，将宴会推向高潮。

据传说，伏羲作五弦琴，文王加一弦为六弦，武王再加一弦为七弦。古琴发出的声音“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就是说，雅琴的声音大小适中，音调温和。大声不至于太喧哗而且流畅动听，小声不至于让人感觉听不到，正好调和人的意志心气，感发人的善心。琴所发之音为雅乐，琴声里有君王求贤若渴的高山流水，也有君王以诚相待、贤臣尽责的弦外之音，琴声中赋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凡要义。悠悠琴韵，温和中有无限意境，平静中饱含力量。

亭外的小鹿朝亭内望着，或许被美妙的琴音诱惑，我也被琴声陶醉了。小鹿用呦呦的鸣叫来回应，烘托天地祥和的气氛，那欢快的鸣叫，清脆悦耳，悠闲安宁，“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有着天人合一的曼妙奇景。

此后，有着美好象征的“鹿鸣宴”从国王宴流行到贵族宴，再流行到乡一级的宴会上。尤其自唐代起，鹿鸣宴是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是“科举四宴”（鹿鸣宴、琼林宴、鹰扬宴、会武宴）的“文宴”之一，用来款待那些考中的士子们，表示对人才的器重，也有励志的积极意义，所以一直沿用至明清。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也写过一首《鹿鸣宴》，“连骑匆匆画鼓喧，喜君新夺锦标还”，表达了对举子们的祝贺，“何时共乐升平事，风月笙箫坐夜闲”，也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